

生活
喜剧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老范被饭店的侯总
扫地出门了

走进办公室,侯总很热情:“老范来了,坐!警察来调查你,你知道吗?”“知道知道,侯总对我评价不低,我都听说了。谢谢啊!我说我优点是,热情;缺点是,太热情,反正这话就是表扬我啊。你放心侯总,以后我一如既往地饭店和对周围的朋友们,无限热情,拿饭店当家……饭店菜,我菜;饭店店,我耻……”

侯总硬生生地打断了老范的抒情:“老范,在我们饭店干的时间不短了吧?”“可不,4年多了。饭店开业就有我,从历史角度看,我属于元老了。”侯总忽然一下子显得特诚恳:“老范,说心里话,要不是元老的话,我早就把你给开了……”老范一愣神:“怎么的?开我?”“你说你年龄一大把了,业务能力可以说是最差的……”“怎么,怎么回事这是?”老范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思维还在刚才那个接受表扬的状态中没拐出来呢。

侯总接着陈述:“你看我们这么大的饭店,十好几个厨师,就你一个人没证……”“经理……我不是没证,我是没考啊,因为我是独门做豆腐,要那证干啥啊?”老范适时地表示了不同意见。

“老范,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要不然你找一个其他地方,去发挥你做豆腐的强项,这样好不好?”侯总期待地瞅着老范,老范有点儿蒙了。“侯总,我,我有点儿不适应当前的状况……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给我停薪留职,察看一个月,别开我,行不行?”侯总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老范的表情快赶上哀求了:“就是说,这一个月你不用给我开支,我苦练基本功,然后去考厨师证。考上了,就在这儿待着;考不上,我就自个儿走人。你看这样行吗?”

老范一脸真诚,眼里都有泪花了。侯总本想一口拒绝,可抬眼和老范对了眼,嘴巴就停滞了一下,说:“好吧。”老范大喜,正要说话感谢的话,还没等他张嘴,就听见外边“砰”的一声炸响,把两个人都惊了。“啥动静?”老范忽然醒悟过来:“哎呀,坏了!”他撒腿就跑。

老范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洗手间门口的时候,一堆厨师、服务员、看热闹的闲杂人等把卫生间门口都给堵上了,老范费劲地拨开众人走到门口,只见里面浓烟缭绕,还有一股焦糊味。“咋样咋样,没伤着人吧?”老范赶紧问。“幸亏炸的时候里面没人。”一个小伙子说。老范一迭声庆幸:“没伤着就好,没伤着就好。”

侯总从后面挤进来,大声问:“怎么回事?什么东西炸了?”他一抬脚,踢到了一块旧电池的壳子。有人小声说:“就这个,电池。”“这什么玩意儿?谁把破电瓶接这插头上了?!”侯总气不打一处来。没人答话,但目光都指着老范。老范又羞又急:“我……我……”

侯总瞪着老范,一句话也没说。远处,消防车刺耳的笛声传来。一个服务员说了句:“有客人看见冒烟,打119了。”侯总脸色铁青,对老范说:“范爷,我们这庙小,容不下您这尊大佛。一大早你就把警察招来,没过俩小时,又把消防队给我请来了,我真是怕了你了,行,你走吧。”

老范这下啥也说不出来了,走了几步又折回来,特意来到饭店前门,仔细看了看这气派辉煌的酒店,一种凄凉难舍的情绪立时弥漫了全身。

看着路口的车水马龙,老范足足盯了5分钟,猛地又振作起来了:“我怕啥啊?13亿人吃豆腐,到哪儿都饿不着我啊。”老范就这么一边念叨,一边往车筐里装东西,两个小伙子从后门里追出来,一把拽住老范的车子。

“雷哥,雷哥等会儿。”老范一看,心说人间自有真情在啊,自己还是交到人了的呀。忽然又有些伤感:“别送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就到这儿吧。”“侯总让我俩来的。”老范一拍大腿:“我就说嘛,毕竟在一起4年多了,怎么能一点儿感情没有呢?”说完就往回走。一个小伙子拉住老范,嚷嚷着:“侯总让我们……看看你这儿的东西多不多?”另一个小伙子的眼睛只管往老范的杂物包袱上看。

老范恍然,心里雪亮:“我东西不多。点点看,都是我自己的。”老范摆出一身轻松的态度,“侯总是不那个意思。”老范一晒:“侯总不是小心眼的人,是我小心眼儿。”

老范骑着车,先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路过一家蛋糕店,忽然想起今天的头等大事,于是下车进店。

老范一手拎着头盔,一手拎着破电瓶,站在柜台前陷入了冥思苦想:“松鹤延年……不好,老太太性格挺刚强的,这词有点儿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又好像太硬了……”对面的服务员看着自言自语的老范,面无表情。“万寿无疆……好像有点儿过……”

07

生财
之道

该书从理财目标、存款、信用卡、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房产、留学、购买黄金等诸多方面,构架整个家庭以及普通人的实用理财的脉络,可作为大众理财的普及扫盲版本,改变了“只有富有阶层才有理财之需”的概念。

我们的钱大致分成三类

实际上我们的钱是分成三类的,一类是日常生活开销,像柴米油盐等生活要消费掉的钱,这个钱您肯定是不能做一些风险投资的。第二类是保命的钱,有一天,突然有一些应急的事,您要应对这些事情,可能要把它配置到保险上去,这个资金也是不能用来做风险投资的。剩下是第三类,即您可以用来投资的闲置资金。我们对这部分资产会进行一个配置,包括权益类资产,比如说股票或股票型基金,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债券、债券型基金、现金类资产、货币市场基金、存款,等等。比如,我希望达到每年15%的收益率,那么分解下来可能是:权益类资产占60%,回报为20%;固定收益类资产占30%,回报为8%;现金类产品占10%,回报为2%。

作为一个理财概念,我们需要根据每个人投资计划的时限及可承受的风险,来配置资产组合。您所有的资产投在不同的产品项下,每个产品有它固有的属性,有些产品属于收益比较好,波动性很高的,但是它往下也会波动。有些产品收益比较低,比如活期,或者定期存款。有些产品是随时能变现的,什么时候想用都行,当然收益率就会低。综合所有这些收益率,能符合您的具体情况的组合就是好组合。

无财可理? 蒙谁呢!

我必须承认,尽管我貌似温柔和气,气质高雅,实则刚烈不驯,涵养有欠,我甚至一度想对任何说“我无财可理”这句话的人一个响亮的耳光,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他们周围那些对他们看走眼甚至还痴痴地寄予厚望的朋友和亲人,尤其是他们可怜又苦命的老婆。

首先,您到手的每一分钱都是可以

燎原的火种!其次,专门用来赚钱的钱是您必要开支的一部分,必须强制性地留下来,那是皇粮!基金定投100块就可以开始,我不相信少了这100块您会冻饿至死!

我们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现金流左边是收入右边是支出,每个月收入是固定的。如果额外再打一份工,就是开源,如果您能开源,当然好,因为我们想过更好的生活,那就不得不付出的更多。好在年轻的资本就是有力,没有太多的牵绊和负担,可以用劳动力换来更多的收入,那么靠开源就搞定了。

然后就是节流。这部分需要搞清楚,有些是节不了的,一些固定支出是您必需的,以维持生活的正常水平。还有一些是浮动的,这个浮动的部分,可能让您生活得更愉悦一些,比如多看一场电影,少看一场电影,多喝杯咖啡,少喝杯咖啡,这些是可以适当地有所节制的。因为每个人只能过自己相当的生活,不能看着别人来过自己的生活。

开源节流之后,如果固定支出那部分仍然会超出您的收入,那只能说您挣钱能力太差了,这时候您需要去另外再打一份工了。其实就现实来说,您的收入减去您固定支出那部分还是有结余的,只是结余的部分或多或少而已。有一部分收入我们还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不能说一场电影都不看了,一件衣服也不买了,这部分适当做一些分配,剩下的结余部分,一定是要进行管理的。

这些钱本身就是资产。比如可以用定投的方式买基金,一个月200块钱,就可以投了。这200块钱,在一个5年周期——三年熊市,两年牛市的环境下,一只风格中庸的平衡性基金,都能达



到年收益百分之十几,这种复利的效果对您未来生活肯定是有帮助的。

对于收入不多的年轻人,现金是很宝贵的,怎么能省下来呢?在这里先介绍一种很有效的方法。比如,您申请一张银行信用卡,基本上现在每一个银行都有(最长)50天的免息还款,您可以借助这个工具来帮您实现日常开支的问题,正常的生活消费就可以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工资就可能节省下来,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投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一月消费2000元,先用信用卡透支来支付,50天内,钱就省下来了,去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或者一些银行的理财产品,或是其他简单的投资,一年之后您可以算一下您节省了多少钱,十年八年您就会看到一笔比较大的财富。

理财,一定要考虑到现金,实际上它是一种无息的资产,对于金融资产来说,它是不能够替您赚钱的。那么做理财的时候,您需要注意,让现金类的资产降到最少,尽可能地少用现金,我觉得这是一种消费习惯,也是一种理财习惯。这样您把您的现金省下来之后,就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升息的资产,也就是说把不能赚钱的死钱变成一种可以赚钱的活钱。小积累大财富,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千万不要说没有钱,我是个月光族,我就不需要理财了,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

03

惊悚
悬疑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们不明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了地心1200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层实录。整个故事雄奇诡异、悬念迭出。

打开门的一瞬间三个人都僵硬了

这问题我有些没法回答,但在我看了整个铁舱内的布置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在整个铁舱的中央,有一张焊死的长条形的铁台桌。

那里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桌子的一头是袁喜乐蜷缩的角落,另一头就是那道气闭门,而当时我们再混乱,也不会爬到这张桌子上去,当时只要踩着这张桌子就能非常迅速地到达气闭门。

到了这会儿,我们三个人都看向那道铁门,露出了非常复杂的表情。但谁也没有动身子。之后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在一种精神煎熬中度过的,没人敢去开那扇门,因为一旦错了,那就是生死的问题。我们互相不说话地整整等了大概7小时,期间的心理斗争无法言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临近崩溃。最后,还是副班长第一个作了选择。

我拖着要跟副班长一起的马在海退到内壁,副班长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三个人都僵硬了,我屏着呼吸等了好久,发现似乎真的没事了,但刚没松口气,外面汹涌的雾气就随之拥了进来。我的神经一下子绷到了极限,心说我命休已,跟着就闻到了一股冰凉的味道,接着整个人被裹到了雾里。我在雾气中等死等了十几分钟,除了感到非常的寒冷外,并没有什么不对劲。随即又发现浓烈的雾气竟然在面前稀疏了,我能

够大概看清前面的情况,马在海背着副班长站在门边上,也是一脸疑惑。

没有毒?这是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接着突然感觉太可笑了,难道我一直在和自己的臆想作斗争吗?又过了一会,确定雾气确实无害,此时副班长因为脑筋和身体的极度紧张已经昏了过去,由马在海背着他,我们这才一前一后踏出了铁舱。我看到外边四周全是雾,但大部分积聚在我们膝盖以下,白而浓烈。我们一动雾气就开始翻滚,好比走在云里。铁门外极度的寒冷,因为这种冷,让我脑袋很清醒,我发现这种雾气并不是早先看到的那种沉重的灰雾,而是冰窖中常见的那种冰冷的水汽。

我们取出睡袋披在身上,勉强感觉暖和了一点,跺了跺脚,似乎脚下是铁地板,很滑,而且竟然还有回声,显然这是一个比较空旷的空间。这里是哪里?

我们小心翼翼地朝前走去,雾气越走越稀薄,很快我就看到了脚下,有一条类似于田垄的铁丝板过道,过道的两边是混凝土浇的类似于水池的四方巨大凹陷,有点像烧石灰的工地,凹陷里应该是冰,冰下黑影绰绰,一个一个有小牛犊子那么大,不知道冻的是什么。

手电根本照不下去,我踩了一下,完全冻结实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大概走出去有50米,冷得实在受不了,我都想回去了,却看到前面的“田垄”尽头,出现了在上头看到的同样的铁壁,同样有一道气闭门开在这铁壁上。

这扇门上结满了冰屑,地上有大量的碎冰,还有一根撬杆靠在那里,想必是短时间内有人用这样的简易工具打开过这冰封的。我看着这门,心说难道袁喜乐真的按照我推断的方式跑出来了?这门是她开的吗?

正想着,突然轮闷咯噔转了一下,我瞬间意识到,后面有人在开门!我和

马在海条件反射地后退,举起手里的铁杆防卫。门随即被缓缓推开了,一张黝黑的大饼脸探了出来,那脸看到我们也都愣住了。而我足足花了一分钟,才认出门后探出来的这张黑脸就是王四川。王四川整个人就像从屠宰场里出来的一样,满脸都是血痕,额头上的皮都翻了起来。我回过神一把抱住他,他也大笑地抱住我,俩人都激动的厉害,我问他身上的焦臭味是怎么回事,他大骂了一声,说他在电机房踩断了根电缆,差点被烧死了。

之后我和他互相交流了一下,发现他经历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但和我们不同的是,他进入的那个机房似乎不是配电室,他不小心踩到了电线上,没想到那些电缆还通着电,直接就把他给击倒。

王四川身体壮,万幸没有被电死,但其后有很长时间人都处于混沌的状态,只好躲进铁舱里休息。直到现在,开门就遇到了我们。

我感慨他的命大。王四川则听完袁喜乐的事情就开始发呆,有点不相信。其实袁喜乐和陈落户的事情,我和他一样无知。从他的叙述来看,这个大坝应该是一个对称结构,两边都有一个升降机,马在海说,这样的大坝,应该是从两边开始修起,最后在中间合拢,他跟着苏联人的时候,听过这种方法。

我们分析不出现在的位置,只得换一个方向考虑,那就是我们必须回到大坝上去,既然沉箱会沉下来,自然也能升上去。但这种东西一般都需要有人来操纵,不然不会动的。那究竟是谁拉下了下降的电闸?我想到这里就冷汗涟涟,难道这大坝内,有我们之外的其他人?

这实在是让人毛骨悚然——他的意图是什么?

22

